

## 《彼岸飛花》

人間戰亂時期，冥府陰魂來去紛擾——地上一命嗚呼，地下一魂冤屈，哪裡都不太平。

曼華摘起一朵艷紅色的花，那片花瓣如向天空乞憐般委曲，卻只能靜靜在彼岸盛放。忘川的水潺潺不歇，眾生的記憶載浮載沉，似乎永遠無法安息。

他凌空踏過水面時，看到一群人間士兵打辦的鬼魂，吵吵嚷嚷，不願接受冥間幽幽長夜的天空。記憶被融進了忘川，卻還是不明所以地哭著喊著執著著，人類啊，何以如此看不透三千世界？

路上不小心被擺渡的船家碰了一下，忘川的水花濺起，他皺眉閃身，還是不小心被淋了半身濕——最要緊的是，被那些哭著喊著的記憶侵入腦海。任誰都不會喜歡親身感受這些冤魂的痛苦，何況彼岸烽火連天的中原，正被異族踐踏，喋血山河。

只是在那哀慟的大地上，有一個傲然不屈的身影，挺立於天地之間。他透過那些不屬於自己的記憶看見，不免吃驚，人間中竟也有如此風景。那人對百姓的憐憫，百姓對那人的眷戀，密密織出了時代交替的英雄悲歌。

曼華對身後亡魂的嘶吼充耳不聞，卻不自覺悠然神往了。回到對岸小茅屋，把花用藥杵搗碎了，交給孟婆製湯，一直心神不寧。孟婆似乎沒注意到他的異狀，只是將花的粉末加入忘川水，熬煮著世人又愛又恨的孟婆湯。奈何橋畔，總有鬼魂想逃避這類似於刑罰的灌湯，但他們不明白，遺忘是孟婆所給予的深深祝福。

「那個穿白衣站在高處，傲然不屈指揮若定的，究竟是誰？」曼華沒有發現自己已經問了出口。

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」孟婆和藹可親的笑容一如既往，曼華愣了愣：「我不能離開的。」

「只是一下子有什麼要緊？這花夠我煮一大桶孟婆湯，你可得閒上好幾天。你千百年來守著這裡也不知道倦？」

忘川雖然從未驚濤拍岸，但那裡頭流動著眾生的千絲萬緒，竟然那麼蝕骨銘心。他知道自己再也放不下了。

曼華踏向彼岸的腳步沒有一絲猶豫，因為沒有回頭，所以未能看見孟婆欲言又止的神情，未能聽見地藏菩薩闔眼念佛的聲音。

\*

曼華來到人間之初並沒有發現自己一身艷紅的裝束有多麼醒目。他非人非鬼非神非魔，而是道行萬年的彼岸花妖，在人間行旅自是不費吹灰之力。透過跟草木精怪的問路得到了那人的消息，日行萬里，一路踩著焦土走入蒙古人的地盤。

放眼所及盡是孽火無盡、民生凋敝，怪不得那些亡魂哭得哀慟喊得淒厲，原來那個人是他們的希望是他們的英雄，是戰火中高潔不屈的掌燈人，點燃了長夜之前唯一的堅毅忠貞。

在江蘇渡口聽到那個人的名字讓他微一頓足，然後得知那人被名為伯顏的將領所擒，即將被押送入大京。「讓我也效犬馬之勞吧。為了我們大宋的文將軍。」曼華如是說。

這顛巍巍的小船怎麼可能救得出抗元將軍文天祥？

但是當晚，曼華踏著怒濤帶走了被嚴密看守的文天祥，回到小船上，滿座皆驚：「大……大俠究竟是何方神聖？」曼華不懂人情世故，眼觀鼻鼻觀心道：「還不快走？他們的人馬很快就會追來。」

是夜無星無月，卻吹著無名風，讓小船乘著不急不緩的浪濤離去。然而不久，蒙古人發現要犯潛逃，立刻在船上點滿了燈火，急起直追。火光灼灼於流水之上，讓曼華心中困惑突生。

比起逐漸欺近的敵船，他們是如此渺小而不堪一擊。

「宋朝氣數將盡。文將軍何故對頹敗的家國不離不棄？」曼華眼裡映著火光映著波瀾，卻是無人無我亦無心。

文天祥一愣，卻是大大震怒：「大俠何出此言？為家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，難道不是天下男兒的宏願抱負？」

曼華其實不懂這句話背後有多少血淚，只是為那大義凜然的神情著迷，文天祥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著熊熊燃燒的磊落魂魄，但他知道。這些人的靈魂每次走入審判正義的閻羅殿，總會光芒四溢震撼人心。

「文將軍教訓的是。」他抬手，一陣狂風大作，風裡捲了無紅色的花瓣，如泣如訴，將敵船困在江心動彈不得。元人慌亂的驚呼聲陷落在艷紅的漩渦之中。彼岸飛花，冷香冷愁。

曼華低眉斂目，在他人目瞪口呆的情況下，又掀起一道風將船吹到了岸邊。

「其實我不懂你的堅持。但是我欣賞你的堅持。你會一直堅持下去吧！」曼華離開前用這一句告別，也不等他回話，因為曼華想知道結果而不是承諾，畢竟縱觀各界，人類最擅長作戲。

文天祥重獲自由後展開辛苦的抗元爭鬥，只對這回奇遇當做上天遣派異人相助。上天都出手相助了，他怎能不為自己的國家盡心盡力？

三年，一千多次日月輪迴，曼華反覆來往人界與陰間，只為了那偉岸軒昂的忠貞不二所吸引，不明白文天祥何以執迷不悔，自己又是何以執迷不悟。他想明白人類的忠孝節義，卻如此困難。直到後來，他忘了自己是彼岸花妖，在地府是為亡魂引路的火焰，在凡塵卻成了血色的死亡氣息，所到之處盡是戰亂流離的哭音。

文天祥被突襲的元軍俘虜，吞了樟腦企圖自殺，為曼華所救。文天祥卻給了曼華一巴掌，又驚又怒又悲傷。

「你這是何苦。」曼華捂著被打痛的臉，垂首。

「你怎麼會不明白？對元人來說他們逐鹿中原只是一場風光的遊戲，而我們失去的卻是家國的山河，祖先的榮耀！」

聽到異聲，元人進屋察看，曼華的身影立刻煙消雲散，文天祥才知道原來對方真的不是尋常人。

不久後文天祥被要求寫招降信給張世傑將軍——宋朝抗元的中流砥柱，他冷冷一笑：「我不能保護父母，難道還教人背叛父母嗎？」一再被強迫他也不改其堅決，最後乾脆墨筆一揮在白紙上舞出流芳萬古的《過零丁洋》：

「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  
山河破碎風飄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  
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裡嘆零丁。」
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

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……」有什麼冰冷的東西龜裂了，破碎了，在心湖掀起一陣漣漪。曼華不懂胸中澎湃從何而來。

這首詩動搖了魁梧蠻橫的元人，動搖了喪失鬥志的宋人，動搖了中國歷史千秋百代，也動搖了冷情冷性無心無我的彼岸花妖。

後來宋軍大敗，忠臣陸秀夫背著小黃帝跳海，宋亡。忽必烈使盡各種手段勸降文天祥，文天祥被軟禁，文天祥下天牢，文天祥拒絕對異族皇帝下跪，文天祥咬牙面對妻兒犧牲……文天祥飽受身心煎熬，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

當文天祥寫出一首《正氣歌》驚動朝廷，曼華才真正明白這人永遠不會喪失氣節。豈止為了故國山川？他是為了大宋的黔首黎民和炎黃子孫的驕傲，為了男兒的宏願抱負，直到最後一口氣他都要堅守不屈！

曼華將一切看在眼裡，驚愕有多深，敬畏就有多深——擁有這麼剛毅志節的人，怎麼會只是個凡人？

曼華從前不明白，沉水大夫為何死也放不下楚國，諸葛孔明為何死也放不下蜀漢，楊門女將為何死也放不下趙宋，他們命斷紅塵之後，在彼岸花指引下踏入冥地，個個步履堅定無怨無尤，個個擁有璀璨生輝的靈魂。他從前笑他們看不清，現在才發現是自己從未看清。

文天祥被行刑的那天，陰風疾走，曼華知道時候到了，而自己竟然心生悔恨，恨自己袖手旁觀，恨自己無力回天。

文天祥朝南方行大禮，從容就義。

他死前坦蕩灑落，一如多年前初見，那個說「為家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，是天下男兒宏願抱負」的人。

這不是曼華第一次見識到死刑，卻是第一次為莊嚴的死刑感到心痛。

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唯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

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

這不是曼華第一次見識到忠臣的頑固，卻是第一次為忠臣的氣節激動得難以

自己。

\*

閻王殿裡燈火通明。神有神的悲憫和權衡，祂們總是對這些特殊人物的去留為難萬分。

「天祥此生仰不愧於天，俯不作於人。只願生生世世，盡忠盡孝，無愧於心。」文天祥一揖到地，久久不起。

眾閻王面面相覷，為這三千世界中難得的堅貞不屈所動容。「如你所願。」

這時一身鮮紅的曼華闖了進來，跪在文天祥身邊，輕聲道：「小的願永世追隨文將軍，效犬馬之勞。」眼神平靜語氣堅定，雙手卻是微微顫抖的。

曼華的行徑讓眾人愕然，他是彼岸最美麗最決絕的冷漠花妖，何時有了此般衝動、此般妄為？

「曼珠沙華，你是亡魂的引路者，怎麼可以擅離職守！」閻王爺喝斥著想把他攆出去，卻見地藏菩薩緩緩走來。

這位幽冥教主曾言地獄一天有人就誓不成佛，即便是閻羅王也要向他致敬。

「讓他去吧。彼岸花妖身為亡魂的引路者，總該懂得人間冷暖。」

文天祥看著跪在身邊的曼華，這才明白那種艷麗而死寂的紅色代表了什麼意義，難怪當初曼華不懂，只是麻木地問他：『文將軍何故對頹敗的家國不離不棄？』原該如此，對曼華來說改朝換代如白駒過隙，對自己來說異族的馬蹄卻帶來了生命的風雲色變。

冥府的日子從來是不長不短不疾不徐，彷彿時間固結了只能緩緩滑動似的。直到很久很久以後，鬼差通知適宜投胎的時辰，他們一路往奈何橋行，文天祥問曼華：「是什麼改變了你？」

曼華抬頭，眼裡波瀾四起：「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。下則為河岳，上則為日星。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皇路當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時窮節及現，一一垂丹青……」

他們接下孟婆湯之前，曼華看著文天祥，眼裡有著近乎景仰的情緒：「……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風檐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

語畢，曼華仰首將杯中物一飲而盡。

孟婆慈眉善目的笑容總是無限悲憫憐惜。

\*

四百年後。北京。

風雪颳得臉頰生疼，馬上領頭的男子指了指路邊古廟，示意眾人進去休息。

將馬匹安置好之後，在廟前先和住持打過招呼，向端坐千瓣蓮之上的佛陀行了禮，才踏入後殿落腳歇息。

「施主，後院有進京趕考的年輕人借住苦讀，還望各位不要驚動到學生。」住持念佛，氣宇軒昂的男子合掌，頷首表示配合。

但他走進後院，就發現一間房窗子虛掩，風吹動時嘎嘎作響，他向前一探才發現借宿的年輕人伏在案上睡得正沉。

他輕輕拿起案上墨色淋漓的草稿，原本只是帶著幾分好奇，畢竟身為京畿督學，總對考生有些期待。沒想到越看越吃驚，這年不過二十的孩子怎麼有此般見識與氣度？

他看著熟睡的書生，大風雪的日子竟然只穿著單薄儒衫，一臉倦容卻難掩眉間的剛毅。他立刻脫下身上的貂皮外衣罩在書生身上，將文章放回案上，替他關緊了窗子。

他離開時暗自尋思，這樣的人才是萬萬不能錯失了。向住持打聽這人的來頭，只知道少年有個卓爾不凡的名字：「史可法」

他對自己巧遇了人才感到欣喜，卻不知道他們其實有著百年的緣分。

第二次碰到這個極有才華有眼界的少年，是在考生一路過關斬將到身為主考官的他面前。他這次看得分明了，少年個子不算高大，但是背挺得筆直，雙目炯炯有神，態度落落大方。

他彷彿看到了年輕時候的自己。

「史可法。」

「學生在。」史可法一揖到地。

「呈卷。」

史可法向前遞卷，然後微微俯首。他高居主審的堂上細細讀過文章，臉上笑容漸盛。果然，果然不出他所料。

「很好，很好。」

他當著眾人的面給了這位少年才子第一名，以自己左光斗的名，為少年人生的命運下了最重的一筆。

\*

左光斗極為喜愛這個出類拔萃的人才，甚至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妻子，直言不諱地說：「我們的孩子大多平庸，沒有成大業的本事。假若他日有人能繼承我的志業，恐怕非他莫屬了。」

左夫人深深了解丈夫用人唯才的性子，在這紊亂的時局，女人是不能問政管事的，若丈夫找了個聰慧正直的傳人，確為一樁美事。何況這孩子雙目清亮專心致志，擁有令人讚賞的沉穩與溫柔。

左光斗視史可法為得意學生，關係卻是亦父亦友，難說不是因為君主昏庸、朝政敗壞，讓他們惺惺相惜彼此的存在。

他們兩個都是人如其名的人物。同樣光風霽月嶽崎磊落，同樣讀遍群書滿懷抱負，只是左光斗比史可法多了歲月的洗練，剛毅不阿，史可法尚有孩子性情的柔順處。

左光斗有一次與史可法夜談，談到盡興處渾然忘我，直到天亮的曙光將二人驚醒，他感慨：「孩子，你現在什麼都不缺，只缺獨當一面的勇氣和經驗。」

史可法點點頭，卻沒想到，這份經驗要以老師的性命來換。

時逢明熹宗昏聩，魏忠賢亂政，時局動盪，左光斗和楊漣企圖上奏彈劾，卻被這亂臣賊子先一步誣賴朝臣勾結的罪名，史可法根本來不及為老師喊冤，「楊、左」二忠臣已經被捕入獄。

恩師被奸人所害，史可法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，最後只能違背老師所教導的正義堅持，低聲下氣到處求情，卻仍難與老師見上一面，還飽受冷嘲熱諷。不久後又得知，老師被施以炮烙之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他湊足五十兩賄賂獄卒，心裡悲憤交集，苦苦哀求獄卒時已然聲淚俱下。當今狀元哪曾如此狼狽如此卑微，獄卒手裡握著銀子，心也軟了不少，便把他裝扮成清掃的下人混入大牢。

誰知道，即便有了心裡準備，見到老師被動用私刑而面目全非的模樣，史可法仍然忍不住抱著他傷痕累累的腳失聲痛哭。左光斗微微一驚，分辨出愛徒的聲音，努力播開焦爛的眼瞼，目光如炬，怒不可遏：「蠢材！這是什麼地方，你竟然跑來！國家都已經衰敗到這種地步，我年紀大死不足惜，你卻如此不知輕重，置自己的生命於險境，這天下我還有誰可指望！你再也不快走，不用等奸人來害你，我現在就打死你！」

語落，左光斗支著身子顫抖地摸索著汗濁的地面，抓到了刑具，彷彿握緊了教鞭，面對得意弟子的偶爾犯錯，他焦爛的臉滿是怒意，眼淚卻從眼角落下。史可法滿心不忍想伸手攙扶，卻在老師揮舞著武器的情況下進退兩難。「老師，老師……」

「滾！你給我滾！」

他狼狽逃離地牢的時候，只覺天地之大，竟只剩下自己一人。

想到老師那憔悴枯槁的樣子，他明白老師及將不久於人世。思及至此，他為老師可以對自己狠心的鐵石心腸震驚不已。曾經老師說他缺乏獨當一面的勇氣，現在他才明白那需要鑄刻在骨髓的悲痛記憶，將柔順的底子磨出決絕的稜角。

拭去眼淚的史可法明白自己已經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。一直以來，老師的剛毅不屈是他的目標，老師的光明磊落是他的信仰，老師的責備指教是他的當頭棒喝。拭去眼淚的史可法揮別當年二十歲初出茅廬的年少柔情，一夕之間成長。

在亂世之中以忠臣的姿態為國而戰，遠比在太平盛世直言敢諫艱難得多。但史可法已經在失去老師的經驗中，許諾用雷厲風行忠肝義膽報效國家以慰老師在天之靈。

後來宦官亂政日益嚴重，王權衰落，流寇四起。為首的張獻忠四處流竄，煽動叛亂的火苗，為一個王朝的傾頹落下了燒傷的註記。又後來滿清入關，華夏子民的居所再度淪陷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軌跡再度重演，亂臣賊子胡馬外患，哀嚎的是不同的亡靈，流血的卻是同一片中原大地。

或許是因為死亡的氣味太濃厚，或許是因為身為彼岸花妖的轉世，孟婆湯的藥效一點一點退去，他逐漸拾起一些零星的記憶片段。等他回過神來，他又置身戰亂荒寂的焦土，顛沛流離的人間。

但，一切都與四百年前不同。他不再置身事外，不再冷眼旁觀，他站在烽火中，抿緊了唇，堅守忠貞——一如四百年前白衣飛揚睥睨也飛揚的民族英雄，那個打動他萬年冷漠之心的高潔志士。

他再也不受動搖，不受困惑。

即便這一世，他是個讀書人出身，有一股屬於士人的細膩，但沒有看過他照顧左夫人的無微不至，沒有看過他事必躬親從不顯疲倦，沒有聽他要求部下輪番休息的體貼入微，是誰也不相信他在寒夜中凜然的背影有多柔軟的心思。

水氣在身上結了霜，自盔甲上鏗然而落，他想起的卻是多年前老師在古廟中對自己的賞識——千言萬語，只化作一襲裘衣的溫暖。原來老師如此勇敢，在多年前就已經將希望囑託在一個年輕的靈魂上。

他，何德何能？

「我只怕對不起國家，對不起老師。」

他淡淡地對別人說，對自己說。

每天率領部屬與外患交鋒，苦苦支撐卻逐步失守，他知道不願投降的自己面對生死存亡，卻堅決走完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，無怨無尤。

他，竟學會了無怨無尤。

滿人派多爾袞來當勸降，聽著那些動之以情誘之以利的說詞，他突然想笑，原來，這就是當初義薄雲天的文天祥所不屑的說客。

戰事幾乎已經終結，而他並不是穩操勝券的一方，即使如強弩之末，他的軍隊依然奮勇殺敵。戰馬奔馳，他長嘯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」

多爾袞遠遠喊著：「先生、先生！」是出自敬畏還是出自譏笑，又有什麼要緊？

「城在我守，城亡我死！」史可法高喝一聲，拒絕了所有的招降機會。

多爾袞眼見不殺此人不得此城，只能無奈下格殺令：「忠臣也，當殺之，以成其名節。」

有些人不死是無法成就一個結束和一個開始的。有些人生來就是保家衛國的命，不以死成全，才是令其痛不欲生的。一如四百年前的文天祥，四百年後的史可法。

刀起刀落之際，鮮紅的血花飛濺，完結了一個王朝衰頹的悲歌

\*

彼岸飛花，花飛彼岸。

曼華原該是無愛無憎無心無我的彼岸花妖。但自遠方而來，披盔帶甲大步流星儒將，卻帶著果決剛毅的非凡氣度。

遠遠走回熟悉又陌生的故鄉，彼岸花花開遍地的忘川之畔，曼華看到了彼岸守候的人，才知道自己其實從未隻身作戰。原來老師一直流連彼岸，不願捨自己而去，日日夜夜為家為國祈求平安。

在陰間，認為自己該是誰，自己就會是誰，所以左光斗微笑的神情與四百年前毫無二致。「是什麼改變了你？」

竟是文天祥四百年前流轉的眸光，四百年前動人的光華。

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曼華也笑。

那是史可法的忠肝義膽，史可法的高風亮節。